乙巳禍蹟 十

[illegible]憤錄 三

附諸子傳

3487
1736
Y.10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朴成蕃
尹乙義
金忠甲
韓顯
柳景溪
鄭郁
金儲
李中悅
成子澤
羅淑
李若海
具壽聃
成遇
沈苓
尹潔
許磁
李潤慶

成世昌
宋純
李俊慶
韓淑
孫弘績
李鑾
李致
李首慶
李焰
朴民獻
梁允溫
柳昌門
崔蓋國
柳堪
李元祿
朴承任

柳光纘
林億齡
安瑞順
鄭礪
尹乙仁
李承豪
諸子
金承寶
李壽千
李文翊

朴成番傳

朴成番字茂叔掌苑署奴也天性淳實且善眷花木一時士大夫無不愛重而尹任尤愛之乙巳之禍林百岭教誘玉梅香等誣告尹任等不軌之狀尹壻李德應以成番爲證成番邈然不服至於親問之際德應啓曰何敢飾辭以欺殿下乎成番曰汝出入侍從吾嘗以爲可用之人今所行如此可惡之甚也且何以見尹任於地下乎刑訊嚴酷至於烙刑竟不屈而死推鞫後退於外庭與鄭掌令希登數人及李德應同坐其家人饋以生梨德應曰欲食一介成番答曰朴成番

東333372

何以給欺天人乎顧鄭掌念曰尊乃喫之當時士大夫不忍酷刑誣服者多而成番以一賤隸至死無異辭至今皆稱其義烈焉其身雖被不測之誅而子孫二十餘人皆爲良役或爲衣冠天之報善於冥冥中者豈可誣哉

栗谷李子

尹興義傳

尹興義字剛仲坡平人尹任仲子也登癸卯司馬性醇謹剛直遂默而死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實迹辭證攸一然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玉梅香供則曰瑠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瑠曰汝當立矣從伊供則曰七月初三日任謂興義曰欲立鳳城君尹興義供則曰仁宗大漸之時父任言鳳城君若以問安入內卽使傳位就能禦之瑠之供則曰任欲議諸朝廷封王上乃上王將立臣或鳳城君矣前後各人之招大相逕庭至於此可謂爲之辭證攸一乎此其虛尹興義

偽之端前後招辞各異不服馬公孺作酷受杖訊不
亂辭色竟殞杖下

金忠甲傳

金忠甲字恕初安東人登丙午科權知承文院正字丁未爲鄭彦懿所告臺諫啓以李煇妻兄與任常(居)同里閉時(其)時詭論多有附會創官黜門外後論放故得拜正言公啓曰丁未秋被論罷黜又同生妹夫被罪於乙巳今同叅諫官(論)其時之事不無人言未安答曰勿辭

白金錢

部計以日今同僚與自其親之筆不無人言未安蓋
既干五音今始曰下未知如何雖然無傷之間是教之
因是開佛語為能之言謝會開會期門，依舊能為對
下未決雖參親前參集是親之常常
金魚甲斐昨夜見人來為之怪雖晚來更到
金魚甲斐

韓灝傳

韓灝字源源西原人淑之弟澍之兄登丙午科承文院權知副正字丁未臺諫啓以在尹任里閈與其家相爲交通削奪官爵黜門外後拜臺啓曰今同參掌令其時之事不無人言荅曰勿辭官至判校

韓灝

不無人言替曰為鐘富至判府
詔召交遊則奉宣翰興門外從手同僚書令其諸之書
既獲知劃王學下未甚蘇條以往法里閱與其家
韓瀾字源瀬西東人氏之奉道之孔壹百千科来文
韓顯傳

柳景深傳

柳景深字太浩文化人登甲辰科為承政院注書又登丙午重試壯元為弘文館修撰丁未為鄭彥慤所告臺諫請罷其職後叙得拜清顯職官至禮曹參判卒

戊辰之秋傳旨有云獄多究在白虹貫日近日雖無獄事在前究在尚未昭雪則(無以)回天心慰物情是置其時罪人二十三人籍沒還給皆至籍沒(其時)以其罪名觀之則俱若有罪然皆一時構成陷入大罪古人所謂鍛鍊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也

柳景深

鄭郁傳

鄭郁字從周東萊人登戊子科仁廟實天之初以忠州牧使奉陳慰箋文入京師羅湜輩同爲相應以發擇賢之說關庭推鞫昆陽妥置沙平院物故籍沒權姦已死之後職牒還給還其籍物庚午三公啓丁未之人其於乙巳亂逆之迹了不干涉只有一時權姦所嫉幸連陷入至其議罪之際無所捉摸指爲枝葉而分竄至於丁未壁書姦兇未泄之毒於此大肆恣行誅殺厥後同類網漏之人多蒙息肩之有立朝之人其死者皆如姦兇若逾數年之息豈有遺類乎幸

鄭郁

賴
明廟晚年悔悟之端累形辞色姦兇已死之後
特衆寃宥至於主上即位之初継述先志皆被召用
也臣等所冤痛者被罪與召用皆同類而生者復見
天日死者含冤黄泉更無伸雪之時其冤屈之魂豈
不足以感傷太和乎物情之憤激非止於此而臣等
叅酌折中標取其事之顯著易知而情之冤屈極矣
者啓之耳

金儲傳

金儲字學光慶州人登己亥秋科乙巳爲持平忠順堂密旨之初兩司齊會將議啓或有言尹任固有其罪儲大言折之論議不一各自散去其後臺諫啓削奪官爵丙午前持平咸鏡道三水郡安置公夜半栁仁淑家談話間有平凉子數人窺之因故被捉竄謫也承傳內儲段賊任至親與其子興義交親同處多受豢養之恩任之兇謀無不與知當仁宗疾革之時卽以危疑之際以臺諫至出禁亂吏于闕內使執慈殿問安婢子其情極爲兇悚及兩司會議于中學之時

力救尹任無罪力排公論欲護賊任之事人皆知之至今憤鬱之罪大闕宗社無異於羅湜輩賜死籍沒

礎之妾當初散髮將過三十年至今素食不廢不梳髮如初喪節婦度異庚午三公啓請礎職牒籍沒并還給

李中悅傳

公諱某字習之號果齋廣州人登己亥科乙巳爲吏曹正郎辭連李輝卽書輝前後觸犯之言待西門以啓曰前年十一月臣聞輝病往見輝曰近者多有大小尹之說此何如也臣曰如此之言言之未便以元衡爲嘉善元老爲敦寧都正上慰慈殿下耽嫌起豈不好哉今於小尹之輩畧有未便則善政雖多無足觀矣輝曰汝言至當又曰尹任更不顧叙乎臣曰自先朝所失多矣豈可更爲顚職輝默然後一日來言前聞汝言甚合於心故召言於人人或有咎我者曰

李中悅

年少輩何為如此苟且之論乎臣曰其答之者誰煇
不答強問曰羅湜兄弟也其後臣避寓路傍家聞大
君患疫甚苦後數日煇又來臣以啓(所)聞言曰主上無
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懷抱甚惡汝亦有
所聞乎煇良久答曰厥終之事何以知之而汝為如
此論也臣曰是何言也更無(有)他處可仰乎煇不答作
色而去其後數見之則煇曰受授之事臣子何以敢
議累有未便之意臣大惟其言之有意(曰)果是臣子所
不可言也但吾意如此故言之爾煇曰今日無聊多
發雜言遂辭去厥後臣見丁熿曰李煇誤入矣所論

不正如此煇曰兄亡弟及古今通義且有謫統一人更有何議臣曰煇往言國事有驗此必與知內旨者相交也煇曰不善之人更不可交云此乃仁廟朝所言非當代之言臣但以煇為邪說而已今見奸人形迹已著此必與德應潛通不勝驚愕以前後所聞啓之冀以自免煇竟坐逆而公亦坐罷黜丙午秋臺諫啓以與煇交通共為逆謀流甲山竟賜死罪煇之辭所謂廣採人意造成逆謀者卽目公而構成罪名也公告叔父曰姪將被刑戮何以處之叔父曰吾門先世被蕪山朝甲子之禍居常痛恨今日事乃如此汝

李中悅

父兄在堂不可不念若不爲之所則將蒙闔門之禍
汝先自草啓只俟伏罪而已不爲波及於汝之父兄
可也云父親時在政院使陪吏送簡曰吾平日知李
煇之爲人不欲汝相從汝不聽吾言事乃至此奈何
然刑戮未加於身而先陷其友可乎陪吏相違未及
見簡先入草啓無可奈何
其時仁廟昇遐大獄起李煇在鞫欲自明引君爲
證柳眉巖曰公受叔父指教爲門戶不得已分疎朝
廷知公無他遂不之問竟坐罷丙午秋臺諫追論李
煇辭連事謫公甲山府丁未三月十一日夜鵂鶹集

于舍東北隅一雙一集榆樹一集椽木聚頭鳴聲隱地屋樑皆動而諸老嫗則此家自前來鳴于此樹則爲寓客之喜云反已自思則萬無喜慶而如是驚愕不知何祥煎慮亦深雖無握束出卜地無詹尹奈何之何其亦付之休祥而自過矣心則不能不動其時人歎其量曰使夫哉人也越九日丁未臺諫又論前事禍及謫所邑人莫不倉皇失色而公聞命神色不難更衣致書父母具言身後事對使者言非其辜從容就死遠近人莫不流涕是十九日也年僅三十公稟質純美氣宇弘裕狀貌秀偉儀度整肅孝弟忠信

李中悅

根於天性學問行義又得之於賢父兄教育中一心
好善無絲毫較計親仁友益猶不自足慨然有尚友
千古之志以果名其齋也公在銓曹嘗擬尹春年於
北方郵官尹深嗛之及時事變而遂與同儕指公為
輝黨誣以擇賢之說竟害而後已蓋公立身事君蘄
不負所學而橫遭不測之禍士林痛惜焉然有如是
德行終罹凶禍使父母有拊掌喪明之慟不可為言
蓋由仁宗昇遐群凶煽亂猜忌剛褊乏刘嘉士之
時竹馬希仁箸毀於棠善隣戚從龍以其私忌陰圖
於彥久日夜媒孽釀成大禍邦寶救於彥久澤之救

陳復昌

於遂初曰忠孝兩全成爲棟樑之人何以無辜而構禍乎陳與尹反恫其身兩人垂涙而退籍以交結李煇竟成其禍蓋李煇以短小狹人有過激取禍之言時人多失其結者公以優容不擇之故親朋之筆以爲籍焉

癸卯之春夢覺語舍弟曰予過越三大嶺借宿於一屋檐爲尼枚爲壁問其主曰廣陵人李壽長壽長曰吾曾徂避甲子之禍遯入于此娶官婆產云舍弟面荅曰伯氏爲節度之任到邊城將有此同姓來漸也其他有何事以善言而報之及至丙午被竄到甲山李中恍

山川道路一如夢中止於南門外家問主人則果李壽長也以廣陵後孫其先避亂遠遯娶妾之狀盡如其夢不覺爽然其心嗚咽尋賜死可知人事皆有前定士林傳誦莫不憐之壽長憐其同姓曲盡護送恭

穌齋挽

人後公二十五年歿公之友蘓齋盧守慎有挽曰忽念同心友云亡李習之如何老故日不似舊有時吾母難爲養君家不慈遺丘原自霜露人世漫傷悲緒業流光遠公候復始期目中無恨變言外有天知云云盖蘓翁與李公俱以乙巳之賢同其心德故及其見黜之時亦如也李公之天奪在於蘓翁之先則其

在同心之伴惻怛之情悲感之意爲如何哉宜乎作詩挽佛以送永訣之痛也觀其末句之義可見其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也其視翻覆雲雨險於九起者語不可以同日也

癸酉冬眉巖柳希春使其子景廉致祭于正郎公墓其文曰惟靈氣宇開豁人物雄偉英傑之姿遯志克已孝友出天禮義飭躬嗜聖賢書朋師友攻好善之誠如渴肖中望若凜秋即之春風弱冷登爲賢父之子秉筆史館其直如矢典經玉堂益究精粹學進朋來華問益彰木鏡騰實爲天官郎觀人濁清載澈載

李中悅

揚較短量長唯嗜之當斷斷爲國更無他腸一夜厦
騫羣陰剥陽羅鉗吉網將及門堂君乃巽言爲親剉
方竟被羅織遠謫遐荒鳳殘豺牙天道茫茫訃音所
監士林淚滂我昔交君庚子至乙聲氣相求蘭香丹
赤我昧仕道君休事體箴規指示玉石相濟我談文
義君取遇得擊節黃卷日晏忘食從善不吝許我故
人金石之姿萬世不磷我爲三釜相思南北逮余被
徵握手刮目朋盟纔尋仙馭奄陟耿耿憂國忠貫日
月如何不淑遭禍孔棘芝焚蕙歎五內摧裂投荒二
紀晚覩三光還朝誠幸子期久亡雖撫遺孤曷追郈

成未哭宿草莫洩我哀今遣兒子聊莫一盃奠靈不
亡盡飲乎來　公靈川謫中有詩曰板屋他鄉遠荒
城暮色愁灘聲半夜（疑有缺）羌笛起邊鄙地僻音書斷途窮
旅恨脩家山何處是征鴈洛陽秋　（通判一銜）
叔主寄家兄書箕城半刺送人來承得手札哀慰哀
慰吾輩罪惡之積有以致此奈何奈何靜而思之彼
既不幸得交非人吾輩則知其本心之不然故哀其
非辜耳形迹既亡如彼他人明其不然耶當初交結
之時乃其殺身之日可痛可痛下者平日皆云好造
化到今思之亦皆誣耳但時議許不近坐而天恩又
李中悅

賜以子之所爲父不可知之教思此感勵亦可以自
慰幸須致之外事勿復掛懷誰百傷痛更無田生之
益不如付之於無何之域耳更須勿痛林公既故舊
来之事可以無憂此中庶尹別使人別致賻物入馬
耳痤諸馬山使之近京便護何如發馬之事何妨妨
縱曰非之豈至大罪耶但被既罪爲其父兄安然在
職亦所未安而斷然亂退實所不敢靜待朝家處置
似無妨昨得彥平書云濬論竟勝正郎之事發於無
端終至於此痛恨奈何奈何似聞令公以此有不安
之意云云其書同去并照之餘望十分支遣善保餘

岭是不得已之望也初八日陳復昌李無疆等啓曰
以士林被罪者抹周先生業今日僉議洗刮奸人之
惡至於此極

李中悅

成子澤傳

成子澤字彥清昌寧人辛卯司馬甲辰科爲工曹佐郎性反側無狀以元老外親初附元老不容於士論中廟之末言於尹興義曰元老上可以害東宮下可以害士林以此連乙巳之禍丁未與羅湜輩晝夜相從爲賊任耳目濤張不根之言誑惑一時之人無君蔑上構陛禍無所不至之罪大關宗社無異於羅湜輩杖流河東竟至賜死

庚午三公啓請子澤職牒還給

子澤供曰去壬寅年端午以展掃外祖墳向交河元老亦到臣以爲祖成子澤

墓傍久遠陳地汝不當耕墾元老曰此發怒到處毀
臣故興義家興義問曰汝以何故見怒於元老爭仍
問曰其人如何臣答曰如我切親公然謗毀則其誰
不害如此之人上可以害東宮下可以害士林臣造
爲此言者欲陷元老計也乃命杖流一

羅淑傳

羅淑字善源羅州人混之孫也甲申科官至副提學乙巳亦爲李煇所引杖徒後臺諫啓以徒配太輕流于鐵山丙午八月十五日玉堂[啓羅淑]長以李若海郭珣之輩俱以侍從出入玉堂奴事灌仁淑允所凶謀一一稟議且以慈殿爲不可攝政大唱邪議不有國母亦發李煇之招其用心兇慘人所共知只被徒配討逆不嚴毀萬世綱常大法莫此爲甚亂賊之徒將無以所懼不可不各以其罪罪之三遷爲慶源安置

庚午三公啓請職牒還給籍物還給

羅淑

李若海傳

李若海字景容廣州人登乙未科乙巳禍作以直提學遞職羅州牧使落職丙午流慶源奴事柳灌出入言論之地與羅淑羅湜鄭源同日死羅淑俱以玉堂之官柳灌柳仁淑等凡爲凶謀稟議具以慈殿爲不可攝政大唱邪議不有國母罪闕亂逆兇慘之狀共憤柳灌李霖郭珣鄭源李若海等同在一里之中朝夕相從陰謀秘計無不共議不可一日苟容於覆載間只竄于外甚爲失刑莫甚

庚午三公啓請職牒還給籍沒亦爲還給

李若海

具壽聃傳

具壽聃字天老綾城人戊子科官至叅判丙午臺諫啓請罷職以陳復昌上疏申救復叙庚戌庇護乙巳逆賊構成邪議欲啓開釋之路且與陳復昌結為腹心至以口不可道之言筆之於私書以相往復竄于北道其年七月臺諫曰尹思翼所啓力請賜死壽聃嘗論李芑罷相使芑火損兒毒可謂剛正而不知復昌之奸邪與之為友至於薦援反為所陷可謂暗於知人者也

庚午三公啓請壽聃名下其時罪條曰慶尚監司身

具壽聃

歿不計國家大事好為異論已已誅逆之事是非已
定而欲啓開釋之路招說愼蘭秀曰李芑殺無罪十
一人者已矣竄謫可引用不然必有物論加到龍川
再到甲山府未還死

成遇傳

成遇字　昌寧人官至叅奉與郭珣鄭源李若海等交結往來若人被罪後映憤失拜曰柳灌之爲人豈至謀逆乎有一宰相嘗言林百玲用心不正終必爲不正之事我聞之久矣果起如此不正之事三寸姪女夫尹敦仁爲功臣至判官吾有隱憂云云申救逆賊動搖元勳變亂群聽

成遇又供曰交結自倚其勢及珣等被罪乃言於相知之人曰柳灌之爲人豈至於謀逆乎德應欲免其死誣供而成獄吾三寸姪女夫尹敦仁得爲功臣至

成遇

於判官吾嘗有隱憂云其所言兇謀至於此極賊瑠
當徹事未起前逃竄窮山音聞隔絶迨其被鞫其所
供與兇徒之供一一符合則德應之供豈是誣飾遇
乃敢如是請鞫從之栲訊遇不服而死

沈岑傳

沈岑字天老青松人也甲午司馬已亥登科即薦爲翰林仁廟在東宮時爲說書司書累年恩寵爲人臣最當東宮衝火之變世子寢殿外鎖而衝火世子與嬪艱難避禍衝火之狀昭然事跡顯著宮中之人皆指奸臣尹元老所爲其時公爲正言完席獨言曰東宮衝火公論大發爲言官者何可容默乎今日論啓以正謀害東宮之罪同席相顧失色有一諫官曰莫重之事明日更議論啓云與公相詰罷仕不數日

李霖爲大司諫公於李霖同生同婿也公即逓差

沈岑

仁廟卽位公爲諫官大臣未能稟斷之事使公先啓蒙允大臣在賓廳謂公曰正言一言勝千金及仁廟昇遐之日又諫文定王后垂簾聽政奸臣輩充疾之期於必去曰沈某爲先朝寵臣幾陷大臣今又不當諫之諫有罪難赦卞奸臣鄭彦慤卽公五寸也謂公曰君在先朝謀害尹元老發於公論難救可慮然永外官善避卽除咸鏡都事奉箋來京師語人曰主上幼冲女主臨朝何以爲國其妻兄金明胤倡言於朝中竄于碧潼丙午秋也丁未春構作惡上罪論啓拿來受刑同年十月殞於杖下其時公年三十有五

雙親尚在九子皆幼世人最慟之
庚午三公啓其時罪條曰交結浮薄之徒頗聞一時
之兗論及至郎位之日敢發不敬之言無所忌憚而
只罷其職至今憤鬱是如又命拿來臣子以何事怨
上發說口不可道之言時有情由下禁府杖殺之職
牒還給
仁廟在東宮時侍講院諸僚書曰予以薄德濫叨東
宮天鑑孔昭固宜召孽自祖宗朝百餘年相傳星宇
一霄盡爲灰燼天之降譴實由於已而上致聖心驚
動下貽百僚遑遑如此酷毒古所未聞及躬刻責若
沈苓

無所容不知自處當何為宜願諸明僚幸共賓師諸
僚商確教導

尹潔傳

尹潔字長源南原人登癸卯科弘文館修撰戊申以言安名世臨刑從容就死杖流慶源未至配所大司諫陳復昌挾私憾力請推鞫殞于杖下其弟後亦以言尹元老罪死尹春年阿附元衡作是自中之禍論以變亂是非動搖羣情處斬潔淩事因駙馬具思顏(當初潔淩之死蓋)秘密書啓議大臣定罪彼此文士儒生交結駙馬輕造其門敢議政法死無足惜亦可為盪蕩者之戒也

尹春年阿附自中之禍請誅尹元老上疏

臣伏見殿下以中宗之子仁宗之弟入承大統而

尹潔尹春年論元老疏附

尹任等欲廢嫡立庶則爲載不容人人共誅而囂囂
之議尚有不快者以其一國人心尚疑大王大妃欲
欲廢仁宗之事也常人之情見凌辱父母之人則
思所以報之況大王大妃(姬)蒙萬世驪妃(姬)之名非獨尹
任搆之實乃尹元老成之臣伏見衛將尹元老賦性
好邪受氣貪濁加以殘忍之質濟以驕縱之態無一
善可紀有萬惡俱備只懷富貴之念不有君臣之義
當仁宗朝平居對人自比於韓明澮每發殺戮士林
不附己之人言每發戕若得志必殺尹任之語或指
仁宗爲愚暗或說仁宗早夭公然唱說小無忌憚事

事皆稱內應言言皆托內指尹任以仁宗至親豈不
疑之驪姬申生之事萬古悲凉人有秉彝孰不痛憤
九年之間匆匆不靜以大王大妃爲驪姬者此豈獨
尹任構之實乃元老成之殿下不知其所以然云云
且九年之間一危國母一危宗社往在丁酉欲婚其
子於金禧之女請金安老而不聽挾其私憾遂生除
去之謀輕洩尹任遂使國母幾廢仁宗賓天之後尹
任等恐元老報復各爲其身共謀反逆遂至宗社幾
危殿下不可獨以爲金安老尹任等之罪令者反怨不
與錄功之列欲樹其黨排斥勳舊大臣或謂當圓(起用)丁
尹潔 尹春年疏

酉乙巳之罪人或稱一等功臣當被大罪構成內外
之言眩亂是非之迹人心懽二大臣不安或有趍附
黨與將成殿下不以此明示好惡則近不過數三年
遠不下十年士林將被大禍朝廷將至大亂國家必
亡宗社必覆伏願明以察之斷以處之勿使元老更
造丁酉之禍乙巳之亂以顛覆李氏萬世無疆之業
交
知元老者莫如臣知元老之心事者莫若臣然當國
家治亂安危之機寧負元老不忍負殿下臣請盡言
之當仁宗大漸之時與主夫李建陽等卜其吉凶及
其賓天之後謂綾原尉具思頹曰主上薨逝吾之心

火滅矣君父之病欲其凶君父之喪以為幸且日者語臣曰大王大妃尊居母位已三十年享福亦久安能久存臣聞言之後食不下咽痛心閉極容忍亦久臣之罪大矣元老之心巨細知之矣欲其窮極富貴與棄出於已生殺出於手舉一國之政惟吾之所欲為耳故當仁宗東宮之時多發無狀之言使凶尹任籍以為口實及其即位不成其欲則幸其實天且待殿下之時欲試其術大王大妃不聽其言則又不欲其久存其心以為若無大王大妃則以殿下為幼冲可弄之主耳殿下若又不聽其言則必生其他望於

尹潔　尹春年疏

殿下矜鄙夫之事君患得患失之念弑父弑君無所不至言之至此不勝痛哭臣嘗念之於心曰尹任殿下之賊臣也元老仁宗之叛臣也聖賢復起不易臣言且以一已之惡言之方胤其師也而誘獻其田使破家業尹紀其姪也而謀奪其園欲遷祀堂奪綾原尉之魚箭奪清原尉之家地(址)利城(缺)非之財則強欲納之利尹慶義之財則強欲圖之作田鳳山結怨西海之民虣奴之仇蹴踏市人之物故其被寃也閭里相慶市巷共悅一國之人豈皆尹任誘之至於此前任豐德為陰漁竊取之計遷其良民皆定日守日守之役

甚苦爭賣田民土謀免其役使市人永弼潛受其賂盡
敗於己且聞開城富商有女利其財欲納之而不聽
構陷其父至於大罪且家居殺人恬不動念其奸邪
貪濁之狀驕蹤殘忍之事不可枚舉元老大王大妃
之弟殿下之舅臣安敢誣飾虛言下問左右之人少
有不實當治欺罔之罪前佐郎成子澤依附尹任罪
固有之原其所以元老激以成之且近來之事皆出
於外戚一國之人畏之如虎莫敢論其是非反為趍
附之計將至於知有外戚而不知有殿下大臣傍觀
而不達臺諫縮首而不言豈不寒心參判尹元衡雖

尹潔　尹春年疏

須除凶之謀當其錄功而固拒不受可也而欲享其
利猶不薛謝是可謂善處外戚之道乎判書沈連源
不知元老奸邪信聽其言後日禍生誰執其咎且護
軍尹參用心邪慝構成虛語前主簿李建陽性本凶
邪恐動大臣且元老公然唱說曰自上欲錄吾恐若
待下人之發有一二宰相至於通簡相勸臣只見元
老可數之罪不知元老可錄之功且一日之內陛受
尹元老等三人使祖宗名器不施於有德有才之人
而先及於外戚無乃濫乎右議政鄭順明等忘身殉
國更造宗社則殿下莫大之功再生之恩而殿下若

信聽元老讒言則將至於不保其身唐之五王除周
復唐贊立　中宗而竟死武三思之手伏願殿下軫
念焉近來殺戮之餘士氣摧折求言雖切無一人抗
疏封章者豈不寒心培養士氣扶植國脉當今之急
務也近来九年之事臣所群悉而臣若畏首畏尾閉
口不言則士林之間或有不知國史之中或不備錄
中宗永為獻公大王大妃永為驪姬而元老奸邪貪
濁之狀無以暴白於一時昭著於萬世矣朱溪君深
源以其姪疏其叔父任士洪之邪及其用事正合其
言然身死於其手至今悲之臣不顧兄弟之情欲盡
尹潔　尹春年疏

君臣之義固知他日必有深源之禍然臣之一身不足惜也殿下毋使臣得知言之名於百代之下矣臣不勝屏營之至

許磁傳

許磁字南仲登癸未科陽川人乙巳同鄭順明李芑林百岭入忠順堂首造士禍一等功臣叅錄勳官至贊成丙午疏論司諫陳復昌之非罪大司諫尹元衡等啓以排斥為國之人遞職庚戌臺諫啓以謂已以錄功為可羞自以為未免小人之名公然唱說眩亂是非請削功勳遠竄自上只令謫于洪原縣憂懣死其後臺諫啓以為李芑因此作嫌國人皆知芑嗾司諫李無疆構虛治罪公論遂令追還給職牒

庚午三公啓曰磁自古大罪之人必逆諸四夷不與

許磁

同中國者非為已甚去惡不可不遠近來坐罪者非止一二罪重罰輕故人不知畏邪論不止某與閔齊仁締結邪議及齊仁得罪然後又結宋純等引致實論此二人為邪論之根柢非一朝一夕決不可不遠故遠竄職牒還給

李潤慶傳

李潤慶字重吉廣州人辛卯司馬壯元登甲午科乙巳稱作初以承旨錄功籍及子某（仲悅）被罪後削功降職公然為承旨時有人金鈴上疏辭語多悖且指斥慈闈同僚共議疏多謬妄不宜遽塵睿覽姑留院中以竢更議而時公為陳復昌所起忌同列有為復昌耳目者誣公以掩抑亂言之疏不即上聞嗾臺諫攻駁之是乃庚戌執政李芭等密啓削官出門外竢以復昌得罪朝廷始悟敘命久未下流落荒野者凡三年癸癸丑大臣沈連源等有啓其冤滯敘命允下得拜

李潤慶

刑曹參議終至兵曹判書贈諡曰正獻公以正服之無變曰獻

諡曰

三十六年四月 皇帝勅諭曰近該王奏倭寇被令漂流船隻至王國境內觀察使李潤慶等乃能督兵擒捕內有中國被擄人民令陪臣沈通源等管押前来具見王奉藩忠順朕用嘉悅茲特降勅奬諭仍賜白金綵段以答忠勞

成世昌傳

成世昌字蕃仲昌寧人自號遯齋受業於金寒暄門下中辛酉司馬登丁卯科即授弘文正字以至直提學拜承旨是時上雅尚儒術登進士舊臣側目旁伺公見幾憂危嘗與冲庵陰崖最相善每以逢穎大銳為戒己卯春調疾于坡州別業乃欲其避禍也及庚辰以散班家居沈貞意其與清流異趣造公第啗擬諫長公恐其浼己乃曰庸駑豈敢其職但前日國家罪白面書生實涉黯昧而北門密啓者不正之甚有言責者雖在己往當直諫以糾其失也貞色變遽起

成世昌

以是大忤時宰及南袞死鄭文翼復相戊子有調停
己卯之人議亞判詮曹是時金安老倡輔東宮假抑
沈貞實欲濟私而人莫論之公以副提學乃奮然曰
安老余所深知今若得志將必誤國卒同僚劾之大
諫權輗大憲謹思聽安老陰嗾及誣公黨附沈貞構
陷非情置重典命鞫問公怵於殞命竟就誣服遂竄
平海及安老伏辜乃召還出註景賢續錄乙巳拜右議
政陞左議政丙午李芑啓曰成世昌稟性外似疎宕
內宗不正與柳灌柳仁淑尹任素相交厚往來一時
兇謀無不參聽叶畧舉微過不合相位請遞時奉使未

復命竄黜長淵縣付處尋卒公天資英偉不拘營生學識超邁文章典雅久在詞苑及掌文衡為多士矜式筆法亦臻妙書畫音律莫不精曉時人以三絕目之前在謫所聞陰崖下世乃題詩曰百疾千愁捴到身存亡感慨亦相因遥聞雲路多新輩每見秋山葬故人無復舊交思道義敢期前席為敷陳雖存人世終無益泉路皆攸昔日親出（註）潛谷舊錄宣宗（廟）朝丁卯復為追雪復官爵

成世昌

宋純傳

宋純字遂初洪州屬縣新平人官至叅判戊辰之春首相李浚慶御經筵啓曰宋純先朝舊臣才器俊秀薦用何如　宣宗朝擢用事承傳特旨右叅贊終于世庚戌臺諫啓以締結具壽聃皷生異議謫舒川郡及芭罷相後放還復叙官至右叅贊享年

宋純

李浚慶傳

李浚慶字原吉廣州人壬午司馬辛卯科以判書庚戌執政李芑陳復昌等啓啓申救尹任且咎李洪男告變論竄報恩縣後為臺諫論李芑罪惡罷相被逐甲寅辛亥誕生世子赦釋復叙乙巳李芑釋真祭飲福曰清流入三十餘員竄謫之類公為舉首鄭順明顧見芑曰李某言於朝曰早封太弟以定人心云云何以為罪芑執筆削名橫得免禍後公既逐芑之鷹犬李無疆唱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於國家必欲加罪福臣有止之者未售其謀乃連源之力也為陳復

昌所逐因終至領議政壬申九月間有無名詩曰功在
宗枋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是
非何累地中身云公上疏極陳時政闕失且請建儲
盖前雖有命未有名號故也　答曰予以否德遇災
修省方切求言之時卿以首相進藥石之言予嘉卿
愛君憂國之誠儲副久曠予為宗社豈不深念哉宣
祖配享功臣領議政贈謚忠正公賜祭修撰朴思齊
製王若曰日月不居奄及躋祔之殷禮社稷是賴特
膺配享於閟宮實惟顯忠之衆論匪直惇宗之獨斷
惟卿以魁壘之咒兼剛毅之才一節險夷不動魏公

之聲色注意將相自任汾王之安危昔遭
明廟之
寶天適值春宮之曠位玉几難憑首膺後事之顧託
龍顏及奉面承
命之丁寧聖嗣允協於謳歌宗祊
獲安於晷刻此為中流之柱舵若無事之時是雖天
意之使然孰非人謀之有賴累朝之無愧夢卜疇若
人哉一心焉罔愆始終奠如御者茲當升祔之吉日
聿舉從祀之盛儀先告引魂之由以為依神之地於
戲在左在右陟降不雜於廟庭作福作災啓迪永賴
於考翼故茲教示相宜知悉
配宣宗廟庭書 李志完製
李淩慶

王若曰所以事先也方脩升祔之議其從與享之聿
舉報功之典肆惟名世之彥允協惇宗之文惟卿直
方閎深敦大瓌偉以巖廊之遠兕際休明之盛時荷
殊知於靖陵久長首善之地輔聖德於仁祖屢處勸
講之筵逮　明廟中年茂著經天之業承玉几末命
益篤捧日之眈辦韓公范公之事功費成王康王之
授受泰山喬岳不見運動功利及物者多格人元龜
先知吉凶國家所恃以重德量起敬於華使柱石擊
望於蒼生天不憖於老臣績益顯於後代我皇考荐
加異數恩不替於幽明余小子恨不同時禮無間於

存沒追申考翼之成秩實符廷議之僉同茲當吉祭
之辰俾躋從祀之列配清廟之陛降愛其所親享明
靈以壯牢爾馬如在於戲同心同德既胥及於逸勤
作福作災尚永賴於佑啓可從享 宣 大王廟庭
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明宗大王祝詞半夜催宣召倉皇寢殿升龍顏猶及
奉玉几竟難凭聖嗣由先定宗祏遂有永三朝還未
死忍見禍相仍
公庚戌五月交構誣罔謫報恩縣朝野駭惜沈議政
連源嘆曰斯人名重乃遭此患云
李浚慶

韓淑傳

韓淑字子純號簡易堂澍之兄也登乙酉科官至參判乙巳禍作臺諫啓以與尹任交厚請罷丙午追論淑公與尹任近隣亮言迮論無不與知至發於李德應之招乃以赴京所生只罷其職竟置不問討迮不嚴毀萬世綱常大法莫此為甚亂賊之徒將無所惧不可不各以其罪罪之極邊安置理山神道碑銘曰我明宗大王在位之二十二年益知君子小人之情惟公論是用乃若曰咨往在乙巳二三元亮時予幼冲主小國疑助外戚忌克以構大獄遂施于善類凡其

韓淑

不依阿及故所讐疾匪殺則逐無有遺力迄有積憾
于幽明予用隱焉甫議政府其議疏雪之當是時歿
得復官者若干人存得復以用者若干人皆世鴻儒
碩士聲望譁然維韓公諱淑實復嘉善大夫大司憲
盖卒七年矣又後十年即今萬曆乙亥也韓公之孫
上舍生恒以公弟承文院判校灝所為狀來乞文於
豈以刻石公墓道而辭不可曰恒知子之文足以不
朽吾大父也恒之大父非不借重於大官者且恒受
吾世父吾父命也豈謹按韓出唐津縣為國右族有
諱公瑞及麗朝登第有名宜達而夭人謂其必有後

而公之高曽祖考皆未振諱慶尚瑞院判官諱陂濟
用監副正諱允祐啓功郎諱謹世子洗馬公貴啓功
贈戶曹參議洗馬兵曹參判室固城李氏贈都承旨
諱泙之女以弘治甲寅生公公字子純幼志於學長
充有成以應科目緒如也正德癸酉司馬乙酉及第
補權知承文正字用薦入內翰為檢閱至奉教於諸
曹禮為佐郎兵為佐郎正郎刑若工為正郎於諸寺
為判官奉常僉正宗簿正司僕及掌樂院於外為江
原都事其為奉常以質正官從使京師仁廟在東
宮學已深造侍講官時難其選公自司書至輔德皆
韓淑

更而為殁善者四在臺諫九歸舉其職嘗再為獻納
持平四為掌令以至司諫執義亦一再而其未為掌
令也同都憲梁淵等論丁酉用事人誤國寘之法用
得賞一資進執義相府薦公郎僚為檢詳舍人甚遂
也迺後又錄弘文館遂公前此膺選輒為用事人陰
沮物議避之而公亦不知入館為副應教應教直提
學詔使之至充問禮官以善周旋稱既陞通政陞拜
同副承旨轉至都承旨獻替有裨益不專出納而已
有旨陞嘉善拜兵曹參判尋使觀察江原時議重公
一出欲留之不果代還同知中樞府歷工戶二曹參

判至憲長則歲癸卯也復有旨起資憲拜工曹判書
為言官論駁陞而寢甲辰以同樞奉使賀冬至京師
乙巳七月以漢城府右尹又奉使告仁廟訃請謚及
承襲九月嶽起公未竣事已被前奪官爵丙午八月
嶽益窓謫公于理山郡公於是不色豫以惧而憂恋
丈夫人外居無戚戚之言庚申十月以病卒享年六
十七輿櫬而改葬于楊州蠅踰岾下先塋之側用明
年三月甲寅也公為人和易有量不飾邊幅然其接物
言咲不苟至大節有不可奪者公考忝判公家廟行
事一遵朱文公家禮喪三年不雖廬墓以著於聞而
韓淑

公之為行尤篤於孝蓋家法也其在朝中年丁外艱
暨
暨哭大夫人于謫則於禮之經變得以盡宜待同氣
極其恩意至功緦之親無甚殺焉公有二弟仲則判
校而舍人廚其季也三人皆釋褐登美仕於祖先不
偶之餘公又至長御史不可謂不達而驗人言者矣
而公在謫未復以卒舍人公出謫復未幾卒判校公
以院正字黜復遷至判校今年亦卒皆不得有終以
大有為於時也天固以是施於公家耶無乃人所謂
福禍者天無與焉而獨扶樹其名耶抑猶復有待於
後者乎豈謹撫
撫公事之大者以為銘銘曰君子之修

小人所仇前乎丁酉乙巳而後薄遏其揚卒纍于荒
繄公曷故唯不刓厥方惡鄉之秩司憲之官削也為
菜矧今既還維公可傳何待於碑刻我文者子孫之
思內外多有子孫盛焉

韓淑

孫弘績傳

孫弘績字彥善登癸卯科襄陽人為待教門下注書戊申李芭等啓以史官講張虛語議議君上極為兇慘但新進之人不識事體特從寬典降用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庚午三公啓右人新進之人不識事體當時先王亦以罪之為未安只命杖配宜職牒還給

李瀣傳

李瀣字景明真寶人滉之兄也登戊子科右尹身歿庚戌臺諫啓前為忠清監司時以惟新逆黨田民財產雜物擅自交周還給本主故也崔大受李洪胤等伏誅縣監李致亦被杖殺公再為大憲仁廟初即位寤寐良弼而李芑為右議政贓吏女婿物論譁然兩司駁遞之芑由是銜公公在湖西朝廷治維新餘燼甚急縣有徙民崔賀孫者逃來欲乘機逞術而已得放竊取本邑品官鄉會文字將走京上變品官知之捕告于縣縣監李致報監司請訊治公但依所報移文

李瀣

而賀孫杖斃李洪胤兄洪男遭家大乱事有非所急
而急者公以洪男文士所為如此對衆嗤之洪男聞
之大感焉司諫李無疆因其叔父冲南與芑婭婿寅
緣攀附驟躋顯要為李芑鷹犬凡芑仇怨無不揚臂
擠陷勢焰熾灼與公同仕史局要公見過公謾應之
屢過其門而不入無疆欲中公以悅芑兼快己憤洪
男妻兄元虎變與無疆往来締交於是洪男使虎変
構公於無疆無疆大喜倡兩司以効公時大諫元継
儉郎虎変叔父大憲宋世珩性傾危喜趍勢相與皷
煽初訐公私漏還送人土田贓獲憲府移文本道据

摭無實狀次發賀孫事至有庇護逆賊與逆賊無異之言無殭猶恐其罪不至重又誣公與具壽聃相朋比下禁獄與李致同鞫甚慘或勸公誣眼則可免公慨然曰非吾所犯偽服而求活吾豈為哉自草疏痛訴其冤欲上之推官不聽入而已李致就訊庭殞絕上乃命公流于甲山兩司請依律日至六七啓上猶不聽公危惙擔輿而行至楊州民家熱作藥無效遂卒是歲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公德性寬厚咒量恢弘友于兄弟其處家熙熙然子弟婢僕有過未嘗形于嗔嘻仲兄猗早卒公取猶子宰撫視教訓

李瀣

至于成立其與人居薰然可親親舊之意必極力而
濟之平生無害人之心人望之知其為吉人君子矣
彼賀孫者欲以一毘陛命贊大利其所以聽訊者欲
得其情而聞於朝耳豈料遽斃於一訊哉昔唐之崔
仁師治清州反獄多所平反曰萬一誤緋願以一身
易千囚之死公之用心亦若是其所處雖若小殊正
所謂觀過知仁者矣且公平日不喜徽逐雖與壽聃
同年未嘗相往來茅壽聃曾為大諫欲擊去芑不果
是年夏言者受芑指嗾論壽聃死無瘴意謂壽聃所
坐有網上語惟此可以震激天怒遂指為其黨納之

於奇禍之地其凶氣勃勃必欲虀粉人而後快於其心噫以公之厚德當聖朝而遭此輩以至於此豈非天哉雖然曾未幾時國論有定乃始暴芑罪罷相憂悸而死無疆亦投畀有北而死斯則若可以少快人心者乎未也而縉紳之間有語及公死者無不扼腕太息稱冤而不已至隆慶丁卯歲而宣祖即位凡乙巳丁未以來士大夫誣衊悉皆湔滌而公冤始雪乃命給還爵秩恩及泉壤焉嗚呼彼朋奸醜跡一敗塗地衆賢芳塵欲瘞彌彰天道好還一殃一慶久而後乃定可勝嘆哉可勝言哉見退溪撰墓誌前為大司

李瀣

諫時李邕廢險不正前後駁逸之公之力也李邕曰
此生憤教人誣告杖死退溪先生益憤終至不仕其
時都事柳涉亦杖徒

李致傳

李致字可遠德水人登庚子科屢為臺諫出授維新縣監庚戌臺諫啓以當逆賊籍沒之時委諸下吏致令踈漏又捕告變之人苛杖滅跡下獄窮訊與瀣同日杖下同殞公為獻納時駁芑廢險不正以其嫌怨[illegible]職得拜維新教人誣告杖死栗谷撰墓碣曰明廟冲年羣兇罔聖大鏺士林乙巳以來無寧歲縉紳以知名死者肩相比故獻納李公其一也公諱致字可遠年十九選入大學嘉靖庚子釋褐由成均館學諭遷至博士陞戶曹佐郎時仁廟禮陟詔使臨境調

李致

度緣勢難筭公照數無銖兩差吏不敢售奸大為判
書所服歷兵曹佐郎咸鏡道都事拜司諫院獻納時
戊申歲也公素憤憸人得志抗言無顧忌入對啓事
聞者悚然已而兩司共劾李芑之罪公持論尤力又
言外戚不當與政芑與尹元衡聞之銜甚未久遞禮
兵二曹正郎己酉忠州獄起革州為維新縣銓曹希芑元
衡旨托選良吏左授公本縣將瞷其為李洪男喪中
攻害同氣欲占還籍官之財曳襄麻日來爭辨公嚴
辭却之邑人經變尚告訐有姦民造飛語將擠所嗛
于不測公與觀察使李瀣恐蔓禍無辜平反其獄洪

男訴于芭以故縱芭等始得間喉兩司誣啓公及李
觀察罪下禁府公時持母服守廬被收色不動無一
言及家事元衡治獄必欲斃諸杖下獄中有疏拒不
達公繫無變辭明廟命減死照律而已氣盡不復甦
時庚戌八月十日也春秋四十七九月初旬葬于長
湍弘陵洞從先壠也公資俊貌偉望之毅然可相其
有守孝友直諒家行無訣才周不滯自推步星曆下
至百工技藝卒皆通曉善飲酒能多而不乱居官秉
正無回撓惟其剛嚴嫉惡不能容人之過故終罹非
命公徵於乙巳欲棄官故仁川別野以母老不決此
李致

亦天也領中樞久典文衡名播中華遐邇之後嗚呼哀
哉銘曰懿其質秀其才天何厚哉富于正脩于邪天
胡薄耶厚薄在天公何與焉生未始非厚死未始非
榮一片巖石千古留馨

李首慶傳

李首慶字伯喜廣州人登戊戌科屢為臺侍丙午臺諫啓以與李煇丁熿李中悅朋比往來又言加罪逆類之論者宗非一身之福謫穩城首相沈連源等所啓移竄竹山宗是辛亥六月初一日也癸丑三公啓竹山付處李首慶放敀田里流落鄉村十年詩酒自娛公曾與李煇及李中悅丁熿等朋比往來至於私宿李煇於其家其聞凶逆之語必矣及煇等被罪之後反以中悅國家終不可棄之人又謂加罪叛逆之論竟非一身之福故遠竄穩城辛亥移竄竹山癸丑放

臺諫啓曰李首慶

李首慶

故田里公氣稟精粹無一點查滓累經喪患榮衛多敗辛酉冬偶感微疾彌留不差易簀前一夕已不能言而口中諄諄以濂洛道統相傳之次語之於弟而語或未盡解者也噫非平日索講於心而篤好之能若是乎壬戌二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七是年五月葬于卯禾山乙坐辛向之原鄙別野之後崗也公卒之翌五歲丙寅之秋特下追給告身之命案朝廷去奸之後也嗚呼天既篤生賢才而乃嗇於壽不得展布其素蘊豈徒斯民之無福抑亦吾道之不幸也

李焻傳

李焻字孟光星州人登甲辰科為藝文奉教乙巳禍作以迸賊切族請罷丁未竄慶興公在謫所製安邊十策即世所稱後放還官至禮曹正郎子玄培頊至文科

朴民獻傳

朴民獻字希正咸陽人花潭先生弟子登甲午科以孝行特授參上職為弘文館修撰出為海南縣監庚戌李芭啓於經筵曰臣前日被論拍手大笑曰盧守愼丁煥今不可放還云云遂罷其職未久復敘官至右尹

梁允温傳

梁允温字國和本南原人官至縣監海南安置仁宗大王國恤卒哭內托稱拜掃監司處受由更為詐稱亡妻故葬受由上京逆賊尹任家三度囯出入事甚分明出入情迹不至現著逆婚姻家事依竄黜

柳昌門

柳昌門傳

柳昌門字與伯晉州人庚子科吏曹正郎庚戌臺諫啓以仁淑同姓之親亦多反覆陰誦之事削奪官爵後為復叙官至禮曹參判

崔盖國傳

崔盖國字子省忠州人登戊戌科屢為臺諫庚戌臺諫啓以李若冰高弟崔大立切疾不可謂不知其謀削奪官爵後為江原監司降職為正終于世

柳堪傳

柳堪字克任全州人庚子科為吏曹正郎己酉二月臺諫啓以不肯私印武定寶鑑橫發異議動搖人心流慶興眉巖柳先生曰司藝柳堪克任來訪握手相敘天涯同謫幾至廿年今得生還復見天日既悲且慶吐出肝膽未幾克任為司成克任云君之博學精識可倫願問士林學士皆推讓為莫敢有異言者也左議政一松沈先生撰碑銘曰昔在戊辰夏余以諸生侍籥齋盧先生坐有舍人柳公來訪籥齋必竟夕乃去魁儀表寡言笑望之知其為鉅人長德明年聞

柳堪

下世深悼其窮躓之久而顯揚之短也後三十七年其季子麻田郡守永起氏推仏篤世分且以余為其仲兄叅判公之同榜友徵先公碣陰之記甚悳余不敢以不文辞謹按全州柳氏衣冠大姓諱末孫兼執義諱季潼兪知中樞諱軒司諫院大司諫諱世龜宗親府典籤寔公四代也公聘府尹許礦之門陽川望族也以正德甲戌生公公胚胎前光幼有美質孝友之行得於天性餘力學文不煩提撕喜讀經傳勤劬異常日開月益卓然早成嘉靖丁酉中司馬兩試登庚子大比科人多期以公輔癸卯選入翰苑俄移堂

后甲辰累轉義盈庫主簿禮曹佐郎乙巳輸城之命
蓋以驛路凋甚非公不可也是秋目事見罷冬復叙
成均典籍兵曹佐郎丙午以戶曹正郎搜工曹丁未
春又自戶曹拜司憲府持平旋遞旋復其冬盛玉堂
為修撰戊申春陞校理郎授吏曹正郎官益顯而跡
益孤已無榮進之念且其再秉風憲也尹元衡慈殿
肺腑之親朋凶黨惡倡起邪議至斥仁宗大王為末
逾年之君不欲禮祔太廟言官亦未嘗不封駁而為
虐燄所掣未幾停止公適以親瘠在告既出仕則抗
直爭辨棘棘不阿終致儒臣協力事故於正當路之
柳堪

猜恨固已久矣是時方印武定寶鑑曹吏請公印看公
公荅以力所未遑語洩僚員曰之激成駭機誣以營
救逆黨杖配慶興即己酉春也處患難十七稔絶塞
窮邊人所不耐而超然自在若將終身讀書觀理之
外絶無他嗜乃至手書周易禮記置諸案上朝夕觀覽
時復觸詠自娛陶寫性靈可謂無入而不自得矣常
閔北俗愚魯不習文字為之諄諄勸學誘掖成就登
科第而破天荒者自此而始非罪擯棄式穀遠士亦
或有使之然者耶歲乙丑元衡削黜而死國是稍定
公首蒙恩放自丁卯復叙至戊辰司藝司成掌令掌

樂正司儀正乃其所歷也而以戊辰舊蔫荐拜檢詳
舍人去來司儀中書凡再三乃以己巳後六月十八
日病卒于寢得年僅五十有六葵于松山里庚坐甲
向之原從先兆也公諱堪字克任稟性嚴毅外坦內
礭立心處事不以禍福利害而有所撓奪正色獨立
於權奸當國之日言論舉措動輒矛盾罔極之談在
所必至尤可惜者起廢之後亦不得享有遐福使人
不能無疑於倚伏之際抑何故歟長曰永健水原府
使永立文科叅判銘曰天賦以善人與之壽壽而後
通又何其厄定則能勝可以取必秃祉之繁綿綿仏

柳堪

李元祿傳

李元祿字廷瑞德水人也辛丑科為吏曹正郎以李芑猶子不附於芑己酉臺諫以前日逆類加罪之時有不平之色又指芑當有赤族之禍流江界舉當日人心之所共憤者言之鄭濂順朋之子而泣諫上疏元祿李芑之姪而諫其叔涕泣又說億岭百岭之兄吟贈訓戒之詩至親之人所當與同禍福者而見其不義其憤如此則他人可知矣卒之鄭礦憂憊而死其妻亦屏死於窮村元祿見罷於其叔杖竄遐裔億岭不寧於弟棄官南畋至此而父子兄弟之間倫理

滅矣而況他人乎其後出還故鄉得叙用官至侖知

朴承任傳

朴承任字重甫密陽人登丙午科屢為臺侍丁未為禮曹正郎臺諫請罷其職

僅三十嘗以蔭補東宮侍直公配平山申氏禮賓寺
正健之女素知義方畧涉書史事公及議政公甚得
婦道及遇家難尺童寸財並被沒入申氏孑然一身
能冒刑禍收拾議政公遺骸與公柩同葬於先塋下
距京數十里之地朔望必上塚不避雨雪奉二主僦
人屋以居傭賃以供祭節物未嘗不備勺飲不入口
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至丁未秋壁書獄起追籍諸
子家產金吾郎卒至驅出申氏柴毁已極匍匐道路
猶以二主抱懷中顛沛不暫捨去遠近稱道咸服其
義烈卒荷聖恩復見天日以老終焉無子以兄子澈

為後朝廷採用以奉議政公之祀爰宣武從勳贈公
承政院左承旨夫人淑夫人

柳光纘

林億齡傳

林億齡字大(他書倩)樹號石川平澤人登乙酉科官至觀察使學識有方處心剛直英氣發越文詞雄放遇事敏捷平生少許可乙巳禍作公出則忠信俱備入則含默不言其弟百齡陰結權姦唱禍士林公貽訓戒之詩至切至憤百齡不從以常人言之則兄弟之間所當與同禍福而見其不義切責如此且不污身於其間竟棄官南放有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云云及守錦山百齡送原從功臣錄(奪)公於山谷屏處作祭文以付火嘗有詩曰竹老元逃削松高不受封何

林億齡

人與同調窮谷白頭翁盖自况也至今膾炙人口士
大夫高其義曹南溟贈以詩曰今有石川子其人古
遺節芙蓉信聳豪何言大小別昔年邀我乎山海之
蝸穴看來豆子熟琬琰東西列石川千木奴破甘香
滿舌雖飢可食言人益洪爐雪尚君明逸戒有懸非
解紲其相與如此吁以公之賢而抱負奇村不得大
有為世皆惜之

安瑞順傳

安瑞順不知何許人居茂長乙卯歲犢乙巳羣奸所
為與羅州人鄭倫徒步詣闕上疏直斥誣罔之事丞
元衡深嫉之論以庇護逆黨俱受極刑寫疏入珠原
進士金應貞竄朔州
故赦放
上之初年取其疏以入命還其籍及故應貞事議于
大臣大臣啓曰權奸當國雖有所懷畏懾其威莫敢
開口而瑞順等心知其必死抗疏敢論其忠憤激烈
可貫日月新政所先莫急於此答曰依議為之
備忘記傳曰近日盡紳公論觀於安瑞順上疏則論乙
多誤當刪
安順瑞

已謀反不實之事濫誤之言大槩宋麟壽林亨秀無辜被罪尹元衡之事得聞而論也果然先王當初幼冲之時聞之救逭而公論壽抑之事則畏於元衡暫無啓達之故不知公論而治罪也若以近年自悟之事可悔之事也瑞順及倫還授籍後之物金應貞放送議大臣云云

鄭礦傳

鄭礦字　順朋之子歸北窓豪傑有節義善為詩
儕流推重及其父作姦之日至於泣諫不聽憂懣而
死其妻亦屏死於窮村夫至親之間以常情言之則
凡有禍福所當與共而見其父所為不義發憤殞命
其高風偉節千載欽仰而順朋為人樂禍貪縱甘溺
族滅之誅父子所為如此尚何有於他人哉小人之
貪慾所在無所不至如是哉

尹興仁

尹興仁傳

尹興仁字榮仲坡州人宮至刑曹正郎尹任長子安世亨女婿也緣坐丁未壁書再起坐死家財籍沒庚午伸雪籍沒還給

李承豪傳

李承豪字俊卿定山人仁宗眼前使嗄罷官承傳色仁廟末發引前杖下殞沒丁卯申雪籍沒還給

諸子傳

良才驛壁書丁未書禍再起直長柳希曾尹興禮柳希顏柳希孟柳希閔柳光纘延陽正諟金陽守詷雲陽守詡等緣坐酷死籍沒入官丁未鄭彥慤告變再起出禍亂丁卯五月籍沒還給事下該司

李文瑚字　人內需司別坐

金承寶

李壽千

己酉五月寧越謫人李洪男將其弟洪胤不軌之狀通簡于其妻兄元晞變同壻鄭雎吉兩人密啓拿推

諸子　金承寶　李壽千　李洪男

論以謀逆凌遲處斬籍沒家產妻子為孥告
宗廟頒赦中外乃五月二日也
傳旨之辭有曰賊臣洪胤胚胎蛇虺之腹豢養梟獍
之門潛結不逞之徒欲售犯上之謀乃與衰光義李
輝崔大觀李茂丁等假妖術而卜相之吉凶指斥朝
而冀宗社之隳机陰署將卒之名姓擬籍州郡之兵
戈宜為至親之棄以速天討之加云云康惟善李夔
李揆李寅丁崔順鶴洪峴洪裔邊復禹水平崔洽崔
大立崔大臨崔大受車獻之迄百載邁安喜遇安喜
逢裵夢星李有成李遂成李福基孫守恭李後丁池

七同池億年安世章孫守議延瑗金義淳孫守儉茂
松守彥成毛山守呈琅以辭連并依洪胤等論傳旨
之辭有曰惟善一時有名之人首謀倡卒至作紛書
惟善為大將義淳彥成呈琅守儉衆賊同辭援引雖
以杖斃可示正刑又曰謂國家運衰謂王法可警謂
命可圖謂天可射謂寡躬幼冲可除謂毛山宗室可
立謂義淳世章李煇之卜無差謂惟善大立大臨李
燮之筆可籍兇嘯白日連議成冊遂乃私鍛劒戟分
造弓矢至欲動兵於列邑將以懸布於王城謀之三
年而益熾誘及諸郡而不告蓋其供庭之辭人多觸
諸子 殺李洪胤傳旨

上之說與聞或有武士首惡盡是儒生夫何救逆之徒屡出詩書之門云云

傳旨忠州逆賊寔繁有徒謀議規畫布置至於成冊固非一朝一夕而一鄉之人無一人先事上變專由人心冥頑不知有君臣大義雖曰大邑所當全革以快神人之憤姑澤為縣除忠州為維新縣改忠清道為忠洪道

傳曰丁未年鄭彦慤以邪毒之物希權奸之志逞鬼域之謀自造驛壁之書取以上變再肆豺狼之暴乙巳餘賢并罹罪網駢首取戮禍亂之燄前所未聞是旀

逮己酉之獄則始於同氣相戕之謀終成於姦人樂
禍之手不辨辞證鍛鍊成獄當李芑議罪之際彥慤
從傍桃賛必以嚴刻皆繩以極罪誅及親屬沒入家
産兩年之獄並三事出無據禍及慘酷無辜之士抱
無窮之寃於地下今至二十餘年之久而尚未沾申
雪天意人心之壽結有甚於始禍之日為大霈鴻恩
是置丁未己酉兩年抱寃籍沒緣坐之人并職牒還
給事為只為下義禁府
己酉大獄亦出於姦人要功上變辞也中外大小人
孰不洞知其寃枉而欲雪之哉
諸子　伸雪傳旨

南衮事當刪

傳旨卒領議政南衮段本以陰邪凶毒之資濟以文墨之枝其平生罪惡不可枚舉是置嘗以承旨居喪聞人非議大臣卽釋衰服入告遂起大獄其用心無狀已現於此及其致身宰列當中廟勵精求治之日知趙光祖等學聖賢之道抱濟世之村眷注特隆屢於經席啓請擢用以為市恩沽名之計為如乎及其甘言媚態不為清議所容議事之際多被壓到遂懷賊害之念乃與沈貞等潛搆擠陷之謀夜著白衣詐稱南生員納刺於鄭光弼家光弼知其詐驚起出視則稱有密旨而竟為光弼所止又以麗末木子將軍

釼走肖大夫鞭之讖密書於木葉令蠱食作字刑若
天威然置之後苑盖指光祖得衆心必不為人下以
眩惑君心為如乎所其虺蜴之毒鬼域之狀狡猾詭
秘人莫能側欲遂網打之計密結洪景舟潛通掖庭
將不測之說恐賫中廟半夜開神武門入對內庭大
肆凶毒預勒武士欲於其夜撲殺光祖等為如可幸
賴光弼泣諫天威少霽只命囚繫竄流而猶且羅織
不已光祖金淨奇遵等以次被戮其他善良之士無
不横罹或竄或死而欲掩仇善首禍之迹則或稱病
不出或陽為救解之言反覆凶慘無所不至終使一
諸子

時善類盡陷於機穽之中為旅士林間有稍知向方之人疾之如仇讐必至搆陷而後已以致國脉斬喪而無餘士氣摧折而不振為如乎其禍酷矣厥後權奸之斬刈士林者動以已卯餘習籍口小學之書為世大禁五十年来士行墜地節義道喪至於尹元衡李芑之輩專事毒虐公受賄賂貪風大肆不可回救國勢將至於危亡者摧其源流皆此姦人啓之也至今有識之士莫不欲磔其肉寢其皮矣公論是非定於萬世是去等雖不蒙一時之顯戮豈能逃後世之鉄鉞近来非但玉堂杭疏經席累啓下問于朝廷上

自大臣下至論思耳目之官一一陳列其罪極惡詢
論僉同可謂不謀而同矣宜舉首惡之人誅奸諛於
既死以示好惡之正以快士林之憤是昆追奪官爵
為只為下吏曹

金明胤事

光平君金明胤段本以亮狡之資濟以奸慝之術陰
邪險譎反側無狀處心行事自少卑污平生行已無
一可稱乘時附勢唯恐不及欺世盜名猥側薦逆之
列及其罪也旋占門蔭又着儒冠更為決科之計世
豈有曾為玉堂之士而復作科舉之生者乎識者已
鄙圖其發身之不正行撿之掃地是去乙竟通士路自
諸子

金明胤傳旨

以得計患得患失之無所不至致位通顯尚不知足
觀勢低昂唯利諂是趍附李芑賛助尹元衡潛伺秘機陰
圖錄勲遂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變巧捏無形之
言首陳處置之策使吾君幼冲之子無罪而就死至
於鄭彥慤大肆毒螫之日傅會無根之言貽害一家
之親沈苓竟至杖斃創禍起獄正中奸人之計使無
辜士類駢首就戮卒致邦家之殄瘁其用心之凶慘
極矣叱分不喻元衡得志威福在其掌握則狐媚其
勢助猵兇焰凡陰謀邪議無不迎合而縱諛嫁禍搢
紳貽害我國慘毒之狀有不可形言及李樑當權背

舊從新奴顏父事圖躋崇班搖尾乞付極逞醜態製贈盜版之衣時人目為妓養至有父收子老之議探之出按關西泣別西郊無異兒女未及還家歷見元衡翩然獻諂悉結旧歡及探入来復與之合當面之間忘羞說隨之態所可道也言之辱也且復婢膝於沈通源之門昏夜往來蹤跡詭秘包藏禍心承望風旨因宰位極言內需之弊曲為諂邪之說欲濟擠陷之術權奸迭出無不與之結為腹心唇齒彝勢相倚表裏為惡行同狗彘謀甚鬼域權門繼敗而爵位如舊時勢變遷而富貴自若險邪之謀愈老愈熟入侍經諸子

席則力詆伸救之議娟嫉清流則陰助網打之計猜
然樂禍未已於心自古小人為惡者不一而未有如
此之尤者經行之士入來先為臺諫之請非其情也
窟穴之人括改還造立廷之班畏其及也見先王昭
雪冤枉佯陳踈放之策利之所在無所不為傾險反
覆猜忌諛佞投間抵隙壠斷名塲出沒前却巧中極
逞傷善害直釀孽作慝摧沮士氣斷喪國脉濁亂朝
廷構禍邦家有萬惡俱備無一善可紀吮癰舐痔蠅
營狗苟二十年來無非黨惡明奸之日自始至終都
是乱政誤國之事是乃累代之老賊非先王之舊臣

負如此罪惡而保得首領失刑甚矣原情定罪雖非
鳳城之事死有餘律在先王斥姦之日未及並論以
至今日人心久憤公論日激今當正始之日去奸之
法无所當嚴是去等只罷其職為在如中保有崇階
安享厚福巨奸大慝無所徵畏而他日之禍將不可
勝言是如為昆削奪官爵事下吏曹

尹元衡尹元衡贈領敦寧之任之子也登科以進然而人物
事之邪亮戚里之勢如吏郎掄詳薦引之處動輒阻礙
仁廟卽祚以都承旨特拜工曹參判宋大司憲猜壽
駁其不合至兩月不已竟至改差及得志之後與三
諸子 元衡

五同惡之人結為心膜盡將平生所怨置之死地威權既隆四方賄賂輻輳其門京中第宅多至十六奪人藏獲田土不可勝記一時生殺予奪皆出其意又以其妾為夫人朝士之貪勢利者與其妾子女為婚拿賴公議不泯至二十年乃聲罪斥黜未幾死豈非宗社之靈默祐冥冥乎出稗官雜記上同

尹仁恕

大護軍尹仁恕段胜本諂詐陰回小人濟以狡滑其事平生用心行事極為無狀目緣內附邪謀百端乘時附勢逶来權奸作為鷹犬流毒搢紳釀禍朝廷邦家珍瘁其為罪惡貫盈久矣至今尚保官爵物情為憤

爵是如為昆削奪官爵以徵人臣黨姦肆毒之罪事

下兵曹出乙巳條

沈銓事

首相御經廼獨啓曰沈銓本以陰邪貪毒之人發身之後專以謀利攘奪為事不齒於人類久矣幸承寅緣之勢濫擢二品之列不思報效益肆其欲田宅臧獲無非橫奪他人之有都下四五大家柾其侈功而貨財充溢其中至於外方多占膏饒之地聚為農庄招納閑丁率為淵藪不特此也前為全州府尹時托捕盜賊屠滅一村之氓沒其田土掠為己物又傾官儲買入奴婢不知其數廣等官堰曰為已有多擇官諸于

尹仁恕 沈銓

婢交業卒來誘致良家之女強為奴妻及為京營營
中有物無端輸送其家又曰婚事百物公然責辦其
餘蠹國病民之事難以枚舉緻恣無忌之狀所不忍
言如此之人雖置重典亦不足惜豈可以諉諸已往
之事而只罷其職乎請命削奪官爵以革貪風
沈銓稟性陰邪加以貪毒曰緣乘勢濫躋二品國恩
罔極而無意圖報只肆其惡人有第宅百許抑占民
有良田公然却奪多占膏饒之地聚為農庄招納良
賤華為淵藪前為全州府尹時盡傾官儲買入奴婢
不知其數竭用民力廣等官偃曰自取之多肆官婢

有業率来甚至托捕盜賊屠殲一村之氓沒其田土
掠為己物其蠹國病民能恣無忌之狀兼發之前日
被罪之時如此之人雖置重典固不足惜削奪之罪
亦從輕典豈可遽為給牒使姦貪之人無所懲惡哉
請尹仁恕鄭惕沈鏐李觿沈銓并還收職牒之命如
啓兩司合啓

沈義謙

沈義謙家嚴史則自乙巳尹元衡李芑共起禍亂居
五六歲元衡恶李芑分權而軋之獨專大權至己未
庚申上之恩罷移於李樑奪其權又與李戡等謀
陷士林至癸亥秋八月為沈義謙奇大恒所逐而義
諸子 沈義謙

謙頗主張朝論雖外戚而頗好善有鄭缺之風但
陞遷太速云

趙光祖事當刪

趙光祖傳肯卒大司憲趙光祖啟以閒世粹美之資
得師友淵源之傳聞明道學為世大儒遭遇中宗竭
忠盡誠欲遂堯舜君民之志與學校明教化以扶植
斯文為已任中廟亦知其賢言聽計從倚為良弼唐
吳三代之治庶幾可見而正人得志邪人所不幸姦
臣沈貞李沆等憤其平生不容於公論曰緣洪景舟
至以不測之說巧成箋斐震驚天聽竟致竄死使國
家元氣斷喪無餘為置此實迫於群姦恐動構陷初

非中廟本心中廟當初罪之之時下教曰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仔觀至治果有為國之誠矣但處事過激故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以為安及其脫年收用同時被訴之類至置之宰輔之列以此見之其非中廟本心尤可知是旀仁廟誠孝出於天性其於中廟遺意無不体行追復官爵為有去乙自乙巳以後尹元衡秉國亂政積清論之議已欲箝制一時之口至以此人等指為逆類晦昔否塞至于今日尚無伸雪褒奬之舉豈不深可痛惜哉當茲副脹之初國是不可不定士習不可不正此事繼志述事

諸子

之轉移世道在此一舉是如為昆同光祖乙良贈以
天官義溢以明士林之趍向以答國人顒望事吏曺
等傳教
趙光祖事當刪
趙光祖追崇甚合人心希春追崇趙光祖非庇於中
廟也蓋中廟愛重光祖而倚任至矣一朝以姦臣構
陷不能無惑然中廟手書光祖善人也於定罪之
則非中廟之本心也昔曾參之母三人来言曾參
人曾母方績而投杼曾母豈不知曾之賢哉談說震
驚自古有之且以俗事譬喻有一家長罷愛妻若妾

一朝讒人誣之曰汝妻若妾私奸婦節家長信其言
而逐其婦家長不悟而死家長子孫明知讒賊之所
為將陷於讒賊之術中而永絶之乎抑体家長之本
心而厚待其出婦乎此事理甚明今之追崇先祖乃
所以補中廟之闕非彰中廟過也

乙巳人田畓還給

戊辰冬初九日三公啓曰乙巳年間被罪人家財籍
沒文記同錄田畓誤被籍沒還給事乙巳被罪人尚
未復爵己卯年薦舉殿前試取名義甚正不為不公
而罷科旌復旌單還給復其科扞獄之間究枉者令
該司分卞後疏放答如啓乙巳己酉被罪人則前日
諸子

乙巳人田畓還給

已盡伸雪今不可輕改其中文記同錄田畓分卞還給可也

加十日詳見昨日三公啓辭請下教尤言以通下情言雖不中亦勿可罪乙巳已酉兩年間被罪之人家財籍沒時或有文記同錄田畓連排而誤被籍沒究

誤被籍沒者

呼者甚多且有身雖蒙宥而家財猶未還給之人令該司分辨還給乙巳年間被罪之人雖蒙伸雪尚未復爵命不無究竟已卯年薦科擧乃殿前試取名義甚

薦科

甚正而一時群小欲攄宿憤指為不公而罷之其後旋復旌革深為未便今者南袞削爵是非已定而此

科猶未復正亦為未便請還給其科扞獄之間不無
究枉者
究枉令該司分辨書啓斟酌疏放且下書于八道監
乙巳己酉不可更議
司何如　上答曰如啓但乙巳己酉被罪人則今不
可更加伸雪云
府啓國家安危與喪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故自古
人君莫不瞋重於此不敢少忽盖衆君子之進未必
能成國家之治而一小人進乱亡輒至其機豈不大
可畏哉自先王末年大姦相継罷黜朝憲清明及聖
上臨御餘孽之未服其辜者廓然迸去群賢之流落
者拔次弟暈進朝野寧静大平之期有日而不意今者
諸子　乙巳人田畓還給

給牒敘用之命濫及於罪閣國家之人使姦賊之輩

尹仁恕
置刑

復生覬覦之心人情洶洶莫不駭怪尹仁恕本以陰邪陰回之小人濟之以狡猾其平生用心行事極為無狀逋來攀奸作為鷹犬流毒搢紳釀禍朝廷使邦國之殄瘁其為罪惡極矣

鄭惕刑

前牧使鄭惕賦性貪姦處心毒害父子兄弟之間多有睦戾之事朋附李樑極其邪媚傷人害物之心遇事輒發凡在朝列莫不側足至於屬經臨民之官殘虐剥割無所不知人臣負罪如此只被削奪之罪已為寬典而今蒙恩命則不但黨姦肆毒之罪將無所

微窃恐他日構禍士林貽乱邦家者未必不自今日始也沈鐳本以兇慝悖妄之人多行不義惟意所欲登第之初已有詐濫之術庸悪之掠大播於筮仕之後貪婪縱肆畧無畏憚至於朝廷政事之間人物端論之際莫不干與甚至簡通姦兇之輩傾陷士林之謀幾成不測之禍其為陰慘有不可言至於濁乱朝政之悪皆出於此人之縱吏輿情之憤久而益復

李艤刪

虞候李艤本以無頼悖戾之人居家行事有同狗彘奪人軍功濫陞頂玉至於遷陵之時以差使貟進于陵所偃然寢處御床畧無忌憚其僭妄無状極矣而不

諸子

特此也亂附李樑陷媚奴事雖在宰相之人時勢陵
輕無所不至其他罪惡難以枚舉如此之人若蒙恩
命則不但無以徵惡奸黨窺望之路恐或曰此漸開
而階後日喪亂之禍也丁卯後喪亂罪人九月二十
一日上於夕講特命李滉入侍問滉曰南袞玉堂人
多言其罪請追奪官爵但事在先朝追治似難滉曰
自上以事在先朝改正重難此意甚是公論請奪其
爵此言亦是上問曰卿兩是之孰為最是滉對曰南
袞罪大必削奪官爵乃快於士林宋純以特進官入
侍進曰臣以己卯秋出身庚辰年間為史官袞等構

諸子

陋士林揚揚自得以為功此等之流毒至乙巳而益深衰為首惡不可不奪削爵上從之